

南

史

五

列傳第五

南史十五

李

延壽

劉穆之

魯孫祥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嗣孫君舊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韶孫珪韶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

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
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勳分皆倉卒立
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
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
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
叅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
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
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
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

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蕃將耶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伏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謹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

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
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
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
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
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
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
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
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書書目旦至日中穆
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

司馬加丹楊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
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
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
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汴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
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
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
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
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
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卅子為中軍將
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

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揔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
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荅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
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
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
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
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曰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
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
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
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

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
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
配卅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
臣聞崇賢旌善主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勲執
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
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
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數讚百揆翼新大猷
頌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
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
恩懷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

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
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
溢于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
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
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
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奇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
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
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

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
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
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
以佐命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
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耻
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
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
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
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

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
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
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憲之嗣卒子邕嗣
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
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
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
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
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
痂以爲味似鰾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
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

何勗書曰劉邑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遽與鞭撻加常以給膳邑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脩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輦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楊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

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瑀性
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
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
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憤邁問其故
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
不啓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
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
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
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
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

十步踴躍馬及之謂偃曰君戀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荅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楊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

南史列傳五
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瘍疾已篤聞偃亡懼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散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王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

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
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
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
廢業孝武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
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
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
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
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求赴襄陽
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遠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
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